

# 罗宗强： 出身岭南享誉全国的 古典文学大家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



罗宗强先生生前在学术研讨会上(南开大学文学院供图)

## 学术 开创中国文学思想史的“南开学派”

出生于广东揭阳的罗宗强，于1956年9月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，1961年毕业后继续在该校攻读研究生，研习中国文学批评史。

罗宗强先生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学者，其《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》、《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》、《明代文学思想史》，为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经典之作。他的《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》、《明代后期士人心态》、《李杜论略》等著作，也是具有广泛影响的学术精品。

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、著名学者黄天骥认为：“罗宗强先生全面、完整地掌握了中国文学思想发展的材料，特别是魏晋、明代方面的材料非常丰

富，理论基础比较扎实，这是很多晚一辈的学者无法达到的。而且，他的文学思想研究会注意到文学和文化、政治、经济之间的关系，不是孤立分析文学思想发展的情况。”

4月30日，南开大学文学院官方微信号发布讣告，称“他开创了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与学科方向，被国内学界称为‘南开学派’”。

讣告中还透露，遵照疫情期间殡葬事务的相关规定和罗宗强先生家属意愿，丧事从简，家中不设灵堂，不举行悼念活动。南开大学将在网上辟设灵堂，供海内外同仁吊唁追悼。待疫情结束后将举行追思会，并编辑出版罗宗强先生纪念文集。

## 为人 不善言辞，待人诚恳

得知罗老先生去世的消息后，黄天骥受到很大震动。“我虽然知道这几天宗强的身体都不太好，但是接到他去世的消息内心还是非常伤感，失去了一位可以互相切磋学术、神交的好友。”

在1990年杭州的一个学科培训会议中，黄天骥跟罗宗强住在一个房间，两人由此加深了认识。

“我们晚上就聊学术问题，第二天一早沿着西湖散步接着聊，后来去济南会议后游泰山，我们两个连泰山都不看，就躲在车子最后排聊学术。”在黄天骥眼中，罗宗强并不是一个善于言辞之人，甚至是有点木讷跟书呆子气，而且潮汕口音重，说话声音又比较小，但是一聊起学术就滔滔不绝，两个人仿佛有说不完的话。

罗宗强先生教学有方，他曾任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，先后获得南开大学荣誉教授、特别贡献奖与最高学术成就奖。“宗强对学生非常严格，也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学生，现在很多都是学科的骨干。”黄天骥回忆，当年他们还会互相把学生的博士论文发给对方看，“只看，不评价，

罗宗强先生国画作品(家属供图)



## 生活 和煦慈爱，充满才情

“我其实是我父亲带大的，因为母亲常年生病，也需要照顾。”在女儿罗健眼中，罗宗强是一个非常宠爱子女的家长。小时候，罗健喜欢吃甜食，像大白兔奶糖、大大泡泡糖，父亲一买就是上百块，“我都吃得长虫牙了。”

除了吃，罗宗强还会陪女儿玩。罗健上小学的时候，想玩风筝，“我爸就在校园里到处找竹子，找到了，再把竹子劈得很细，放在我洗澡的大水盆里泡一整晚，第二天拿出来做风筝。我妈妈是画画的，就会画一些蝴蝶、老虎之类的图案在风筝上。”

闲暇时罗宗强也会画画。“我父亲的画作不多，但是很有才情，常常很打动我和他的学生，画技虽然不太娴熟，但是能够直达人的心灵。”在罗健看来，父亲的才情、学问、淡泊名利的人生观念都能在他的画中体现出来。

罗健告诉记者，虽然父亲70多岁就退休了，但是一直坚持做学问，“在我印象里，以前父亲忙完家里的事情到晚上九点，就开始做学术研究，一直到了夜里两三点，第二天一早还要起来去学校。退休后也坚持，做学问从不退休。”

罗健说，父亲最后走得和平，“他没有留下任何遗愿，很安详。”

## 立言彰精义 承教沐春风 ——追忆罗宗强先生

□戴伟华

术之旅中，有这样的朋友是人生的一种幸福。”

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，傅先生也多次向罗先生介绍我。从两位先生那里，我获得过很多无私的帮助。我非常敬重罗先生，他有过一段艰辛的时候，但不改学者本色，“青灯推书，实在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快乐”。这同样是我向往的读书境界。

贰

其实我和罗先生在一起，就像和傅先生在一起的感觉，敬重而又随意。1990年罗先生收到我的《唐代幕府与文学》，给我鼓励，并说：“也可以做唐代政治与文学，不过牵扯太广，一时不易写好。”罗先生晚年比较关心时事政治，其实他一直在思考文士的生存状态，政治和文学的关系。

罗先生对后学的关心，也体现在对学术推进的期待上。2000年世纪之交时，我曾写过一篇题为《交叉学科中的古代文学研究》的文章，发表在《社会科学战线》2001年第6期上。我当时觉得古代文学的本体研究似乎到了一个瓶颈，学界的研究视野多局限于作品分析、作家研究，重复较多，鲜有新意，这至今仍是一个问题。我受傅璇琮先生文史交叉研究的影响比较多，于是撰文谈了对古代文学交叉学科研究的看法，倡导在广阔的视野中推进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化。后来罗先生看到了我的这篇文章以及康保成、蒋寅先生二文，有感而

发，在《天津社会科学》2002年第5期上发表了《目的、态度、方法——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点感想》一文，结合我们三篇文章中的观点，对古代文学研究中的“目的、态度、方法”三方面谈了许多深刻的见解。

罗先生在文章中既肯定了我文章中的观点，同时也十分深刻地指出“多学科交叉”的研究，如果没有用来说明文学现象，那就又可能离开文学这一学科，成了其他学科的研究”，提出古代文学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应有文学本位的立脚点。

叁

昨日我发朋友圈，并拟挽联哀悼罗先生。联曰：

承教如沐春风，垂范有雕龙李杜明心史；  
立言每彩精义，退隐约书艺丹青写夕阳。

罗宗强先生是揭阳市榕城区人，学术成就卓著，其《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》、《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》、《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》、《李杜论略》、《唐诗小史》、《明代文学思想史》等都以学养深厚、开拓创新而被学界视为典范。傅先生说：“他的著作的问世，总会使人感觉到是在整个研究的进程中划出一道线，明显地标志出研究层次的提高。”挽联中只能择取其一二。

2009年元旦收到罗先生寄来的新年贺卡。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还不时兴自己印制贺卡，罗先生却赶了个时髦，寄来的卡片上印的是自己的小楷藉，如斯而已。”

罗先生的画很有意味，我一见为之倾倒，便“斗胆”去信索画。我告诉先生，未曾想您在“青灯推书”之余，还有如此雅好，期望能够收藏先生大作，挂在客厅时时欣赏。本以为先生已八十高龄，而且还在著述不辍的阶段，不会这么快有回应，谁知3月16日就收到了先生的回信和这幅画，画中题诗：“一叶何尝又入秋，韶光有意为流留。仿佛蝶舞风飞日，望里轻风过梢头。”老人心底透露出阳光。

回信中罗先生十分谦虚地称自己的画为涂鸦，并顺带提及了自己的学画经历与师承，信中说：“弟十三岁时，曾从其时大画家陈文希、黄独峰学画，十八岁之后弃之如敝屣。至近年忽重发痴想，重执画笔，意在引起对于童年之难忘记忆，给失落寂寞之人生以一点小小慰藉，如斯而已。”

罗先生的老家揭阳本身就是岭南绘画的重镇，黄独峰少年随邝碧波习任伯年花鸟，后入春睡画院从高剑父学艺；而陈文希则后来在海上美专及新华艺专学习，师从潘天寿。因此，罗先生的绘画兼有岭南画派和海派的因素，又不拘于形貌，自有逸气与拙趣。

罗先生是中国学术的代表人物，我在岭南工作已经整整二十年，为岭南有罗先生而骄傲。

(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、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)

□陈洪

## 本色书生谁堪比

□陈洪

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宗强先生身体渐衰的消息，有一定的思想准备，但噩耗传来，还是伴随着强烈的震动与刺痛。

宗强先生是我的大师兄，又是合作多年的直接领导人。他的学问、人品，正如颜渊所言：“夫子步亦步，夫子趋亦趋，夫子驰亦驰；夫子奔逸绝尘，而回瞠若乎后矣。”

从电话中得知先生仙逝，几十年的情境一幕幕闪过心头，一个强烈的印记不断重复着——“本色书生”！

我是1978年考入南开，师从王达津先生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生。宗强先生是1961年进入王门的，所以说虽为师兄，亦兼师长。我在读期间发表的第一篇论文，就是经过宗强先生指导、斧正的。当时在这位“温而厉”的超级大师兄面前聆听教诲，那种混杂着兴奋与忐忑的感觉，思之犹如昨日。

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宗强先生身体渐衰的消息，有一定的思想准备，但噩耗传来，还是伴随着强烈的震动与刺痛